

王禎和先生大事記

1940.10.01 出生於花蓮，十八歲以前未曾離開家鄉

1947 就讀花蓮小學

1954 就讀花蓮中學初中部

1957 就讀花蓮中學高中部

1959 花蓮高中畢業。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

校內刊物〈臺大青年〉發表短篇小說

1961.01

發表〈鬼·北風·人〉於白先勇、陳若曦等人籌辦的〈現代文學〉第七期

3月

發表第二篇小說〈永遠不再〉於〈現代文學〉第九期，（後來改名〈夏日〉）

7月 張愛玲訪臺遊花蓮，負責招待

發表〈寂寞紅〉於〈作品雜誌〉四卷五期

1961.01

臺大外文系第十八屆畢業，入伍服役

發表〈快樂的人〉於〈現代文學〉二十期

退伍，回花蓮中學任英語教員

發表〈來春姨悲秋〉於〈文學季刊〉

任台南亞洲航空公司

發表〈嫁粧一牛車〉於〈文學季刊〉

第三期

1964.10
1965

4月

1967.01
1966

發表〈五月十三節〉於〈文學季刊〉

轉任臺北國泰航空公司職員

發表〈三春記〉於〈文學季刊〉

1968.11

五月第一本小說集〈嫁粧一牛車〉由金字塔出版社出版

1969.05

發表〈永遠不再〉於〈文學季刊〉

7月

發表〈那一年冬天〉於〈幼獅文藝〉

與同鄉林碧燕小姐結婚、

進臺灣電視公司任職編審組

發表〈月蝕〉於〈文學季刊〉第十期

1970.02

第二本小說集〈寂寞紅〉，由晨鐘出版

10月

改寫〈寂寞紅〉重新發表

1971.01

發表〈春姨〉於〈幼獅文藝〉二二三期

9月

發表〈兩隻老虎〉於〈幼獅文藝〉

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室」

發表〈望你早歸〉於〈文季〉一期

8月 1973

返臺

發表〈小林來台北〉於〈文季〉二期

10月

發表〈伊會唸咒〉於〈中外文學〉

1974.09

出版〈嫁粧一牛車〉，由遠景出版社出版

1975.05

出版第三本短篇小說集〈三春記〉，

9月

發表〈素蘭要出嫁〉於〈聯合報〉副刊、於〈電視週刊〉撰寫「走訪追問

於〈電視週刊〉第七六一期開始長期撰

遠景出版社印行以電視為主題的訪問集

〈電視·電視〉、〈望你早歸〉

一劇在耕莘文學院由耕莘實驗劇團演出

發表〈香格里拉〉於〈中國時報〉副刊、出版〈嫁妝一牛車〉，由台北遠景

〈香格里拉〉獲中國時報第三屆時報文學小說推薦獎、出版〈香格里拉王禎和自選集〉，由洪範書店出版

發表〈美人圖〉於〈中國時報〉副刊

第一部長篇小說〈美人圖〉由洪範書店出版、於〈電視週刊〉第一〇二五期開始負責專欄譯〈影人影世、英格麗褒曼：我的故事〉（一）至（五十九），到一〇九六期連載完畢

發表〈美人圖〉第二章

發表〈老鼠捧茶請人客〉於〈文季〉、任〈文季〉（文學雙月刊）編輯委員

發表〈玫瑰玫瑰我愛你〉於〈聯合報〉

親自改寫〈嫁妝一牛車〉為電影劇本，由蒙太奇電影公司攝製，影星陸小芬任

1976.05

1977

5月

9月

1979.08

1980

1981.02

1982

7月

1983.04

1984.02

3月

調至臺灣電視公司影片組擔任
編導工作

患鼻咽癌，返花蓮休養

出版《嫁妝一牛車》（電影劇本版），
 出版第二本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你》
 電影《嫁妝一牛車》參加多倫多影展
 譯作《英格麗褒曼自傳》由遠景出版社
 〈改編《美人圖》為電影劇本，由湯
 臣影業公司拍攝電影
 發表《小林來台北》劇本，於《聯合
 出版《從簡愛出發》
 發表《素蘭小姐要出嫁，終身大事》於
 《聯合報》副刊改編《玫瑰玫瑰我愛
 你》為劇本，由蒙太奇電影公司攝製，
 發表《人生歌王》於《聯合報》副刊
 發表《人生歌王》劇本於《自立晚報》
 出版中短篇小說集《人生歌王》，由聯
 大陸中國友誼出版公司重印《美人圖》
 大陸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快樂的人》
 發表《大車拼》於《聯合報》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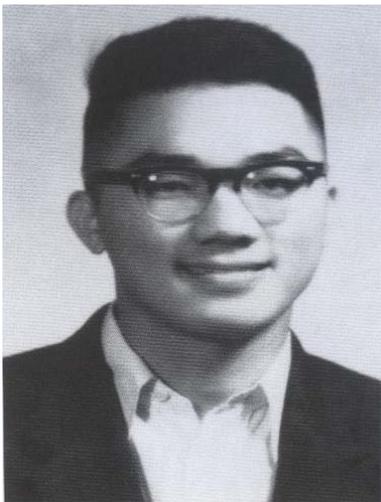
9月 1989.03 11月 1987.04 12月 1986.08 12月 11月 9月 5月 4月 1985.03 10月 9月 4月
 1990.09.03

調至臺灣電視公司影片組擔任
 編導工作

任《人間》雜誌編輯顧問

病逝，得年五十

王禎和小傳



大學時期的王禎和。



周歲的王禎和。

王禎和，台灣男性鄉土作家。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出生於花蓮，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因心臟衰竭逝世，享年五十歲。

年幼時期皆在花蓮求學，就讀花蓮明德國小；花蓮中學初、高中部。十八歲前未曾與家鄉親友別離，直到花中畢業後，才北上就讀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系。大二時，先在校內期刊《臺大青年》發表短篇小說〈真相〉；兩個月後，則於白先勇等人共同創辦的雜誌《現代文學》上發表短篇小說〈鬼·北風·人〉，這是王禎和首篇出世的作品，從此開啟了他的創作之門，踏上寫作之路，終身筆耕不輟。同年，張愛玲造訪台灣，由於對〈鬼·北風·人〉書中描寫的民俗風情感到興趣，在王禎和的盛情邀約下，至花蓮旅遊順道收集寫作素材。此後，兩人常互以書信聯繫。

王禎和在畢業前發表了〈寂寞紅〉。在他入伍服役時，仍持續發表著作〈快樂的人〉。退伍後，曾返鄉在花蓮中學任職英文教師，並任職過台南亞洲航空公司、台北國泰航空公司，之後與林碧燕女士共結連理。

王禎和長期於台灣電視公司工作，分別任職過編審組、節目企劃組及影片組。後期在影片組擔任編導工作時，開始持續撰寫影評、訪談及翻譯外國人物傳記，也將自己的作品改寫成劇本，如〈嫁妝一牛車〉、〈玫瑰玫瑰我愛你〉等，更進一步被拍成電影，但這些影視作品，全與王禎和最初的構想相差甚遠！

他曾述：「一個作家，能離開自己的鄉土嗎？一個作家絕離不開自己的鄉土，因為他要描寫的人、事、物，需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需是他所關懷的鄉土、社會、國家。一離開自己的鄉土，就很難寫出好作品了」。這段話替他自己的作品下了最佳的註腳。王禎和在這五十年的壽命裡，以兩個區域為其主要生活地——花蓮的成長經驗使他的作品富有濃厚的鄉土情懷；台北的求學任職歷練讓他接觸到西方文化，並採用現代小說、電影、戲劇的技巧手法，使得他的創作融合了現代與鄉土。



1961年夏天，陳若曦與《現代文學》編輯同仁出遊野餐，設於台北碧潭。

前排左起：鄭恆雄、楊美惠；後排左起：杜國清、王禎和、陳若曦、白先勇、王國翔、王文興、沈黃、歐陽子。



1972年，王禎和參加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畫，與各國作家合影。



1969年，王禎和與林碧燕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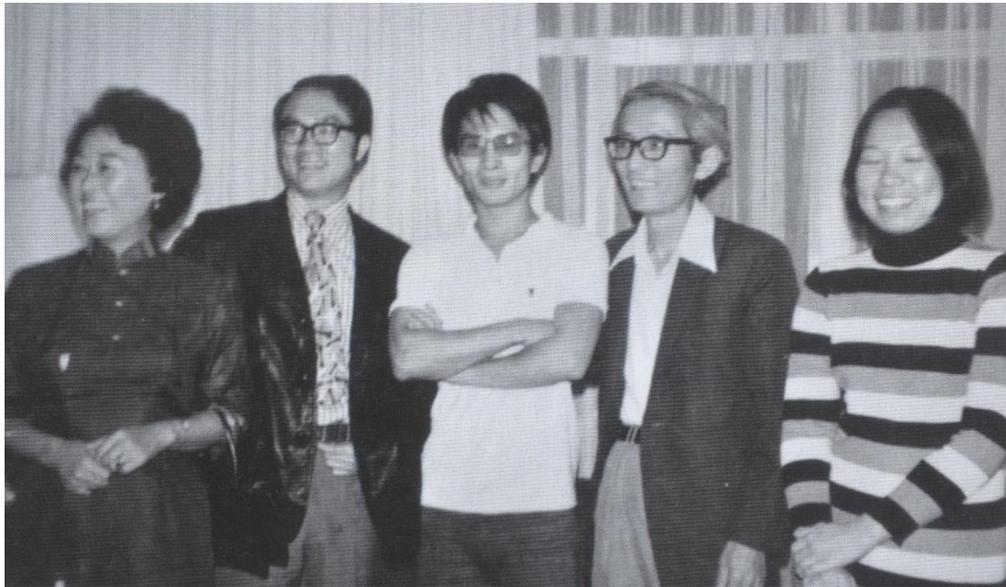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王禎和閱讀涉獵廣泛，接觸過西方海明威、尤金歐尼爾、田納威廉斯等；而東方作家則是老舍、張愛玲等，他們都深深影響著和啟發著他的創作。

在寫作手法方面，王禎和在對白的用字遣詞上會特別著墨，混合了國語、臺語、日語、英語，有時還會夾帶文言文；或用諧音雙關法和倒反法，用文字達到幽默反諷的意味。如〈伊會唸咒〉裡欺壓平民的『章』議員，隱含著人心的險惡骯髒。為了加強劇情張力和聽覺效果，在小說中會佐以片段歌詞，如〈老鼠捧茶請人客〉等。敘事觀點混和第一人稱的單一觀點和第三人稱的意識流，這是電影給予王禎和極大的啟示，讓小說人物去呈現情節和適時地加入第三者的嘲弄。

李喬歸納王禎和的作品有兩大特色：「一是『掌握了台灣的鄉村背景與人物』，一是為臺灣轉型期『留下歷史見證』。」兩者可概以一九七〇年為分嶺，前期、底層、卑微的小人物為主角，集中在寡母孤兒、父親、妓女、原住民、老人等議題，描寫他們如何在夾縫中求存，但這時的喜劇成分並不多；而後期主要描繪在臺灣面臨歷史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墮落，批判資本主義，此時戲謔反諷的風格極為顯著。

期間，他歷經了二二八事件、韓戰、戒嚴、退出聯合國和台日斷交等事件，隨著國際局勢動盪，臺灣的社會生態也起了變化，他為不能發聲或有苦難言的市井小民說話。其實，王禎和的人生道路並不順遂，早年右耳失聰、中年患鼻咽癌，但他始終堅持文學創作，在最後與病魔纏鬥的九年中，仍發表〈美人圖〉、〈人生歌王〉、〈玫瑰玫瑰我愛你〉三部作品。

（圖皆由林碧燕女士提供）



1974年，王禎和與文友為自美國返台的聶華苓接風。
左起：聶華苓、王禎和、林懷民、朱西甯、殷允芃

就從「夢」說起——林碧燕

禎和一去不返後，幾度受託寫篇文章，都不知從何著筆。即使是現在，仍然心亂如麻，千頭萬緒。人生真正是場夢；夜裡的夢是夢，白天又何嘗不是一場場的夢？

我們應該有過歡樂溫馨的日子，只是這樣的時光，何其短暫又何其遙遠！留下來的，更多是刻骨銘心的痛苦記憶和永遠無法彌補的歉疚。

小時候，嘗聽母親說，夢見失去親人，是給他添壽。提心吊膽過日子，使我經常做惡夢。每從這樣的惡夢哭醒，驚嚇地望向隔床，看到他均勻地呼吸著，在慶幸只是一場惡夢時，不無欣慰。但是最後一次做這樣的惡夢的那天早上，朋友打電話來，我仍不安的告訴她。禎和走後數月，一天我聽說這樣的夢，是不可同人說明的。難道就是因為如此而使惡夢成真嗎？我真是罪過！

做七七前夕，我夢見無聲無息躺在一邊的禎和復活了，我欣喜若狂，一直親他的臉，一直親他的臉。我好高興！他復活了！他沒有……！我好高興！……忘了矜持，忘了怯羞；結婚二十一年多，第一次這麼大方，我主動去親他的臉。我真高興！我也不再用再自責了，不用再內疚了！可是醒來……。

後來的那段日子，我們一直以為是血壓高作祟。氣喘、心悸、……；他告訴我是降血壓藥的副作用。七十七年底，因食物誤入氣管所引起的胸疼和積水，劇烈疼痛，在急診室，驚動所有的病患；在路上，差點回不了家。後來做支氣管鏡檢查，幸好沒問題。至於肺部的陰影，是年輕時肺病鈣化的吧！我很後悔，沒堅持要他住院，要他進一步去檢查，而聽信他那說過不止一次的話：「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曉得。」其實，我並不真正了解這話的意思，可是我又沒有勇氣堅持。只要一想到醫院種種，立即令我心驚膽戰，不能自己。而看到他勸練英譯，和製作、導演討論編劇，又照樣看電影，同文友寫書信，怎麼也沒想到他會突然倒下棄我們而去，連最後一面也沒見到！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這樣呢？如果……，如果……，如果……，是不是不幸就可避免了？有安慰說，他是愛我們的；我則疑惑他走得毫無眷戀。有安慰說，他走得沒痛苦；但是他還不知天命呀！

「小說已經醞釀成形了，這幾天可以把大綱寫出來。……」又可以動筆了，喜形於色。「噯喲！真難！怎麼寫都不對！開頭真難，……。」「今天我終於把開頭的兩句話寫出來了。……。不要告訴人家我在寫什麼，不然我就寫不出來喲！」說起孩子話了！「不可以偷看喲！看了我就寫不出來噢！」天真起來了！就這樣，禎和在興奮之餘，只會斷斷續續、有意無意洩露一點信息。我雖然好奇，但很忠實；幾乎總是沉住氣，靜候他謄寫完成。「下一篇我要寫跟以前不一樣的東西。」不管做到沒有，或做得對不對，後期禎和而努力試圖求新求變。雖然如此，當我聽他說要把那個孕育了好久的題材寫成恐怖小說，仍然非常驚訝。這個看來架構已經完整，也開了頭的故事，就這樣被他帶走了！

去年十二月中旬，在另一個讓我喜出望外的夢境裡，禎和回來了！笑盈盈的，輕便如同往常下班一樣。原來他只

是避走他鄉，專事寫作去。謝天謝地！我心承受的悲傷和歉疚，瞬間消逝。以後一定要好好看著他！說到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幸好有公司的撫恤金，和同仁、朋友的……，才感受到無過之輕，夢就不見了！我努力繼續夢，卻千篇一律不可得。多麼希望這樣的夢永遠做下去呀！那一些正在寫的、雜亂無章的草稿「暗殺在最後一分鐘」，猶如廢紙了。因為自己還不满意而束之高閣幾年的《兩地相思》也還沒完成。還有他最大的願望——寫部英文小說，才開始積極準備。他還需要時日呀！

三十年沒有「作文」，如此獻醜，除了心疼禎和走得太早，一生沒過多少安逸的日子，勤奮節儉只希望將來能全心全意著作卻不可得。更想藉此感謝文化界的諸位長官、台視的同仁，以及愛他的朋友們！更感激《聯合文學》的主編諸先生不嫌棄，積極將《兩地相思》和大學畢業論文〈聖夜〉付印出書。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日並與文化建設委員會為禎和舉辦「王禎和作品研討會」。禎和若有知，必也感激和欣慰。雖然生前最後的一年常念「這一生，只要讓我寫出一部英文小說，我就心滿意足了！」（節錄自《大車拼》）。

王禎和的花蓮魅影——林宜漙

從〈鬼·北風·人〉開始，王禎和持續地用文字創造一個他所記憶、理解的花蓮。這是一個複雜的實踐過程，花蓮在王禎和筆下，既有地誌書寫式的現實，也有主觀感知式的想像，to be or not to be，別說別人，王禎和自己對花蓮恐怕也跟這個大哉問一樣地困惑。這個過程一方面固然有其自青年時期即萌發的文學企圖，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成長歷史的總整理。花蓮是什麼？我是什麼？王禎和傾全力用語言文字捕捉此中幽微之處，有喜有悲，有感嘆有憤怒，個人的哲學貫穿其間，從他小說裡走出來的花蓮便與許多人的認知有隔。〈鬼·北風·人〉中破落的中山路底，很難讓人聯想到如今碧海藍天底下的自行車道。而這種與現實的脫鉤，似乎正是文學魅力的來源，王禎和的小說至少提醒了我們，眼見的花蓮市街底下，還有許多可供思考的肌理。

文學由語言構成，花蓮多族群的多語背景，很自然地既混淆也豐富了王禎和小說中的語言。他與楊牧都生於日治時期的一九四〇年，但入小學就讀時卻已經是從あいうえお變成了ㄅㄆㄇ的民國時代。殘留的日語印象加上周遭充斥的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來自大陸南腔北調的國語，以及台大外文系養成的流利英文，全部混雜在一起，真是叫他不困惑也難。這些來源複雜的多語狀態終歸以中文書寫為出口，如此一來，這中文很容易就大大不同於傳統表達。王禎和文學的企圖心強盛，就像波赫士所說，他阿根廷文學使用的是來自西班牙的西班牙文，卻超越了西班牙的西班牙

牙文，王禎和的中文書寫筆素不拘，崑亂不擋，海納百川的做法呈現了多元豐富的面貌，但也凸顯了某種不知如何是好的困境。往好的方向想是實驗性強，往窘的那一頭說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

這是當代台灣文學在語言上的一個特殊側面，跟爵士樂很像。美國爵士樂一開始是黑人混白人，後來拉丁美洲的混進來，不久日本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等也一一混進場，搞了個四海一家世界大同，各樂手必須在這無限的可能中尋找自己的聲音，王禎和的多語融合似乎也可以看成這樣的過程。

在知名短篇小說〈嫁妝一牛車〉中，王禎和顛覆了許多既有中文的語法，斧鑿之跡處處可見，不見得通通有道理，但從頭到尾卻顯現出一種理直氣壯的架勢，當然也流露出那個不確定的現代主義年代普遍被承認的文學質感。略舉名句一二：「有錢便當歸鴨去，一生莫曾口福得這等！」「興高了很有一回，就很生氣起自己來」，真是一高興起來，名詞形容詞都可以當動詞用，字裡行間隱然有某種自由乃至於叛逆的灑脫。對認真的文學讀者而言，這文本所提供的思索難度足以撐起閱讀的快感。

我衷心希望這種語言的揣摩，能成為一種書寫花蓮時曾經出現過的經典。就像爵士樂歷史中不時出現的怪咖：你不一定認同或欣賞 Thelonious Monk 的鋼琴風格，但只要聽過，一定難以忘記他怪異的和聲。爵士樂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往前走，文學中的花蓮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各種文本中越來越豐富多元，王禎和在這件事上的確為我們打了先鋒。

跟著王禎和走讀花蓮——鄭恆雄

首先要感謝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須文蔚主任及全系教授的支持，和圖書資訊中心黃振榮主任和呂俊慧組長的協助，王禎和的手稿複本及藏書才能回歸花蓮家鄉成立「王禎和文庫」。也因為東華大學成立了「王禎和文庫」，才有二〇〇五年六月九至十日的「王禎和文庫座談會」。為此座談會，須文蔚主任指導他的學生，分工合作，編寫《穿越洄瀾時空：跟著王禎和走讀花蓮》這本書，從王禎和有關於花蓮市的小說中，搜尋其場景，並提供周邊文物景點，以方便讀者了解小說和環境密切的關係，從而獲得更多閱讀的樂趣，並可以到花蓮市親身體會王禎和小說中人物的活動場域。

的確，王禎和大部分作品以花蓮市為背景，寫出花蓮人一九六〇年代的生活情境，悲歡離合。由於他描寫花蓮市街，極為寫實，每一個人物活動的空間和行走的路線，幾乎都可以在花蓮市按圖索驥。例如他在《現代文學》第七期發表的〈鬼·北風·人〉（一九六二）中，女主角麗月的家和小店就在「花蓮市中山路最末段」。而男主角麗月的弟弟秦貴福和麗月衝突之後，半夜冒著北風和大雨要離開麗月的家時，本來計畫沿著中山路向東走，就可以到達火車站（位於中山路東端的舊花蓮火車站），搭最後一班夜車離開花蓮。可是他卻在沮喪迷糊中，走進中華路北轉上坡，而誤闖到花崗山。深夜的花崗山在風雨中，濃密的大樹猶如幢幢鬼影，令他膽戰心驚。貴福本來想，既然走錯路，不如就穿越樹林，走過前面的空地，然後下坡，抵達江邊（美崙溪），躍入水中自我了斷算了。貴福在風雨之夜所走的這一段路，如果看王禎和夫人和我提供的「王禎和花蓮市文學地圖」就可以一目了然。

須主任的學生孫騰南等所編寫的《穿越洄瀾時空：跟著王禎和走讀花蓮》，提到許多花蓮市的地標，對於了解王禎和花蓮市小說人物的環境和困境，甚有助益。例如，王禎和家在中山路靠近中正路交叉路口的北邊街屋第二間，是〈伊會念咒〉、〈香格里拉〉及〈鬼·北風·人〉這三篇故事的主要場景。這三篇故事的人物就在中山路和中正路交叉路口附近活動。從這裡沿著中正路北上，就可以到達美崙山附近。從這裡向左走到中華路然後北轉，可以到花崗山；右轉進中正路向北走，到明德路時，再右轉也可以到花崗山。另外，關帝廟、城隍廟、花蓮中學、花蓮港、北埔機場（今為「花蓮航空站」）、溝仔尾也都是王禎和花蓮市小說重要的場景。〈伊會念咒〉和〈寂寞紅〉的主角都到關帝廟拜拜。〈寂寞紅〉描述秦世昌到城隍廟供祭時看到妓女阿彩的白癡兒子挨打。《玫瑰玫瑰我愛你》中，董斯文是花蓮中學的英文老師，花蓮港則是董斯文所訓練的妓女歡迎越南美軍前來渡假的地點。北埔機場是《玫瑰玫瑰我愛你》中錢議員的海星客運公司爭取客運路線的目標。溝仔尾在〈寂寞紅〉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中都提到，是花蓮市綠燈戶所在區。掌握了這些花蓮市的地標再參考「王禎和花蓮市文學地圖」，對於王禎和花蓮市小說中人物的動線就可以瞭如指掌。

這本《穿越洄瀾時空：跟著王禎和走讀花蓮》還提供上述花蓮市地標附近的觀光景點及美食資訊，使讀者在閱讀王禎和花蓮市小說之餘，還可以暢遊花蓮市區，並品嚐花蓮特色美食。花蓮市景點有鐵道文化園區（在舊火車站地區）、花蓮創意文化園區、美崙山公園、七星潭風景區等。花蓮市美食主要在中華路、中山路和中正路所形成的三角地帶，包含蚵仔煎、扁食、包子、麻糬等。

從這些同學所描繪出來王禎和花蓮小說的場域，就能了解為什麼白先勇為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所寫的代序標題為〈花蓮風土人物誌〉。他的結論是：「花蓮子弟王禎和，以他的文學天才，替他故鄉寫下了一部永恆的風土人物誌。」我相信須主任指導的學生所寫的王禎和花蓮風土人物誌，可以發掘出許多花蓮特有的風土人情，也使王禎和

穿越洄瀾時空：跟著王禎和走讀花蓮
鄭恆雄

隱藏在小說中的寓意彰顯出來。

踩踏出花蓮的無聲之歌——須文蔚

二〇一四年夏暮，接到鄭恆雄教授的電話，告知知名小說家王禎和有一批藏書，中西文共約一千多冊。涵蓋了台灣文學、台灣民俗、比較文學與電影等不同主題，對研究王禎和創作、花蓮文學、台灣小說等題目，彌足珍貴。王夫人林碧燕女士願意捐贈給東華大學圖書館，讓這些珍貴的資料嘉惠東華師生。同時鄭教授也協調台大圖書館捐贈王禎和手稿的數位資料庫，供本校典藏與使用。

聽到這個好消息，心中有些激動，也有些惆悵。

先說惆悵，近幾年我接過一兩個「文學館設立」或數位資料庫的計畫，閱讀國外資料，走訪中國大陸的文學館，會發現台灣真是不重視文學史料，絕對是文明低度開發的國家。

在日本，以文學館為名者就有：北海道道立文學館、市立小樽文學館、函館市立文學館、青森縣近代文學館、日本現代詩歌文學館、中山義秀紀念文學館、前橋文學館、德富蘆花紀念文學館、縣立神奈川近代文學館、鎌倉文學館、俳句文學館、世田谷文學館、日本近代文學館、山梨縣立文學館、石川近代文學館、芹蔭文學館、井上靖文學館、大阪府立國際兒童文學館、姬路文學館、吉備路文學館、倉田百三文學館、壺井榮文學館、大原富枝文學館、熊本近代文學館，共有二十六處，若加上散落在各地的作家故居，日本人在文學資料保存與傳承上不遺餘力。

我拜訪過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從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初開始，巴金和一大批中國作家、編輯與文化工作者在官方支持下，一九八一年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一九八五年一月正式宣告現代文學館成立。主要任務，是展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以及重要作家、文學流派的文學成就。同時蒐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國現當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譯本、書信、日記、錄音錄像、照片、文物等文學檔案資料、有關著作的評論以及現當代文學的書籍、期刊等，更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重要任務。單一作家的藏書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便成立文庫，目前較具規模的唐弢、巴金、冰心、張天翼、俞平伯乃至柏楊文庫，都成為研究者朝聖的重要資料庫。

相對鄰國大力保存作家的資料，台灣的博物館與圖書館可以努力的空間還很大。收到鄭恆雄老師的電話後，心情自然有些激動，王禎和藏書如能回到花蓮，真是一件別具意義的工作。多次和圖書館黃振榮主任與呂俊慧組長商量與討論，我立刻在開學後發起一個連署活動，徵得許多校內的同仁支持，於圖書館設置「王禎和文庫」的案子送進行政會議，也獲得校方支持。

「王禎和文庫」在十一月成立後，在準備二〇一五年春季「編輯與出版實務」時，想找設計一個實作的出版品，作為年度的主題，為王禎和打造一座紙上的「故居」，讓王禎和帶著讀者走讀花蓮，於是我希望在春天和班上同學以「王禎和文學地圖」為題，設計一本文學導覽手冊。

選修編輯課的同學來自華文文學系、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中國文學系、教育行政學系、歷史系，其中有三位來自大連的交換生，一位香港僑生，和兩位馬來西亞僑生。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希望能培養出編輯工作的實戰能力，同時對王禎和的作品並不熟悉。當我提出「王禎和文學地圖」的編輯想像時，我說得口沫橫飛，還拿出張愛玲與王禎和合照的照片，說明王禎和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現場相當冷靜，大夥乖乖分組，準備交一份作業。

第一個大型作業是全班分成六組，從王禎和的所有作品中，找出與花蓮有關的地景資料，摘自原文，並在 GOOGLE MAP 上標註。經過幾個禮拜的梳理，有三個小組找出四十個到六十個不等的地景，證明了王禎和的說法：「我覺得一個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東西，只有這樣，他的作品才會有生命、有感情，才會使讀者有親切感，產生共鳴感。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是花蓮人，從小在花蓮長大，十八歲以前，沒有離開過花蓮，所以花蓮的風土景物，在我的童年與少年生活的回憶裡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是那個時候印象深刻的人、事、物的積累……也許就正因為我也是個『小人物』吧。他們與我而言是那麼親切，熟悉，他們的樂，也是我的樂；他們的辛酸，也是我的辛酸；他們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記得還有同學去考證了老店舖是否真的存在，透過田調，發現店名是虛構的，但老城區真有這樣的行業與店家。從同學開始較真的態度上，我感覺這會一本有趣的書。

接著我讓同學估價、企劃與提出文創的構想，一本書的血肉，原來如此昂貴？這是同學在課堂一邊敲計算機，一邊改預算表，不斷發出的感嘆。但是預算的有限，沒有限制年輕人的狂想，他們認為一本書的發行應當要有贈品，像是明信片、大富翁、景點印章、抽獎的回函等等。我苦笑問大家：「等你們課程都結束了，難道我要幫你們回信給讀者？還要幫你們派獎品？」熱情的學生們一點都不想理我，還在七嘴八舌討論要如何行銷「王禎和文學地圖」。

最刺激的是四月十五日的企劃大 PK，各組要提出這本書的架構、章節、內文調性與行銷企劃。一直到報告前，還有同學在修改企劃書，不少人都熬了幾天夜。作為老師，真想讓每一組都自己實現夢想，編寫出一本不一樣的導覽手冊，但畢竟經費有限，最後只能選出孫騰南、宋雨楠、鍾萍佳、賴冠翔這個小組的企劃，透過整合王禎和作品，分為四條路線：一是精讀《寂寞紅》與《人生歌王》的「寂寞在唱歌」；二是梳理《美人圖》、《香格里拉》、《素蘭要出嫁》、《來春姨悲秋》的「香格里拉的婚禮」；三是整合《伊會念咒》與《兩地相思》的「聲聲惆悵」；以及四是以《玫瑰我愛你》為主的「玫瑰之淚」。至此大框架確認，也選定了兩款紀念品，分別是一套桌遊，以及一組明信片，

後者還與圖書館合作，寄回給「王禎和一句話」的書寫，將張貼在「王禎和文庫」旁，如此「王禎和文庫」也就更為活潑有生氣了。

寫作、邀稿與攝影的功課，突然變得有趣，不用我催促，同學組成臉書社群，交換情報，組團去踏查，穿越時空，從王禎和的年代來到現代，但這還不夠，歷史系的有勝很貼心地拜訪了文史專家葉柏強先生，葉先生慷慨提供了一批老照片，讓本書在地景的對照上，更有跡可尋。

待編輯企劃的輪廓清晰後，我寫信給王夫人，報告目前的進度的想法。很快就越洋收到她的回信，其中說道：「一早起來，喜獲回音。繼而讀之，深受主任、教授、老師以及青年學子的熱心感動，涕淚縱橫。萬萬沒想到，東華竟然給予禎和如此厚愛！青年學子竟然這般有創意！我們家屬除了十二萬分的感激外，祝福此次活動圓滿成功！」我把信件讀給班上的同學聽，同學眼睛都閃閃發光，知道這本小手冊是動人的，已經獲得關注了。

在確認文稿的同時，我們也挑選了五個句子，製作明信片。其中一個我堅持要選入的句子，是王禎和經常引用亨利·詹姆斯說的：「生命裡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

有勝問我：「誰是修伯特？這個句子該怎麼解釋？」

修伯特 (Franz Seraphicus Peter Schubert, 1797~1828) 是奧地利著名的音樂家，短促三十一歲的生命中，貧困交集，遺產中連鋼琴和樂器也沒有，但他留下的作品數量卻非常多，總數達一千兩百多首，其中六百五十多首藝術歌曲，其中重要的有《魔王》、《鱒魚》、《菩提樹》、《美麗的磨坊少女》、《野玫瑰》等，傳唱世界各地，他洞悉人情的精神力，使他得到了「歌曲之王」的美譽。陳黎寫過一首詩〈春夜聽冬之旅—寄費雪狄斯考〉就是讚嘆修伯特的音樂：

春花開在冬夜，

熱淚凍僵於湖底，

這世界教我們希望，也教我們失望；

我們的生命是僅有的一張薄紙，

寫滿白霜與塵土，嘆息與陰影。

如果修伯特都無法譜曲的黑暗與悲哀，那是怎樣無聲以對的人生？這不正也是王禎和希望透過文字之光，照亮與穿透的魘黑？

謝謝林碧燕女士的打氣，疲累與邀稿受挫的孩子，在您溫暖的鼓勵下，把稿件再三修正，希望能夠更吸引讀者。鄭恆雄老師仔細協助校訂，甚至手繪地圖，點出草稿中錯置的空間。林宜濤老師為本書寫序，王德威、蔡裕源、林建山、范文、吳冠宏等諸位師長，為明信片留言，也照亮「王禎和文庫」。

這是我在東華教學以來，最為忙碌的一學期，也是最感動的一堂課。從學生陌生到熟悉，王禎和又透過文字回到縱谷中，我不禁想起《尤利西斯》中的一句話：「離開一輩子後，他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從小到大，他一直是那個地方的目擊者。」就讓我們在王禎和的導遊下，踩踏出花蓮的無聲之歌。